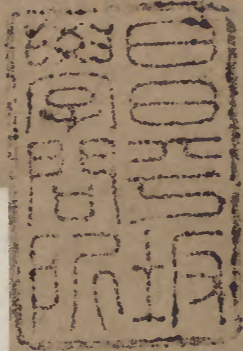


宋書

傳廿二之六

廿一

30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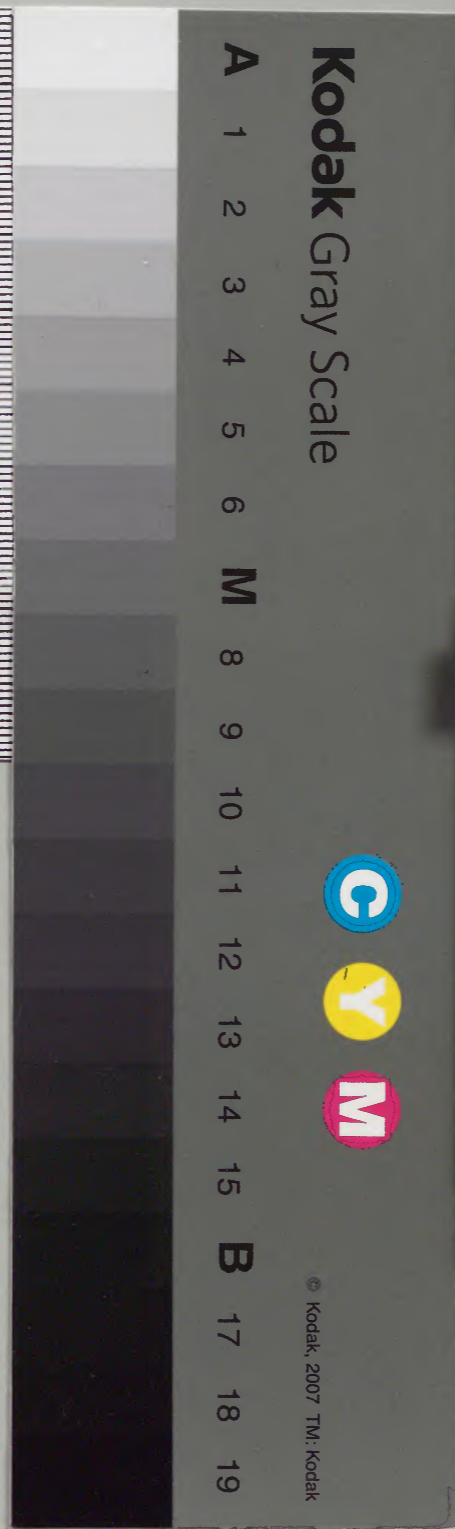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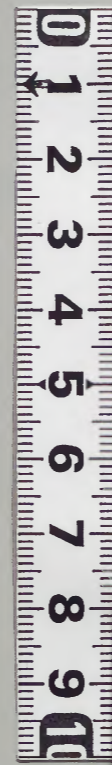


東 京 圖 書 館			
三〇	九六	正史	漢書門
冊	號	架	函類

漢 書 門			
三〇	五九	五	五
冊	架	函	號類

內 閣 文 庫			
三〇	五九	漢	書
架	冊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5945
冊 數	30 (21)
函 號	320 1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第二十二 宋書卷之十二

臣流

新撰

羊欣

草文庫

張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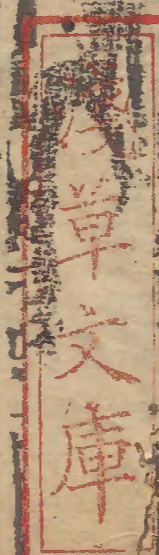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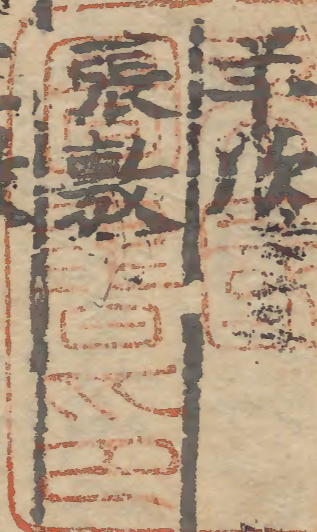
王微

羊欣字敬之元泰始中為書令欣少時與張敷

史祖華書門弟二人不與張敷少時同熱無

競於人三人言笑言無不

疑初言三人令欣志



以為世子中軍參軍敷見接引來初初遷祕書
郎嘗在省直中書令傅亮嘗宿權要聞其好學
過候之敷卧不即起亮怪而去父邵為湘州去
官侍從太祖版為西中郎參軍元嘉初為員外
散騎侍郎祕書丞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為撫
軍功曹轉記室參軍時義恭就太祖求一學義
沙門比沙門求見發遣會敷赴假還江陵太祖
謂沙門曰張敷應西當令相載及敷辭上謂曰
撫軍須一意懷道人卿可以後編載之道中可

得言晤敷不奉旨曰臣

不耐雜上甚不說

正員郎中書舍人

八當同起並管要務以敷同

省名家欲請之起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然

誰可轉在邪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

得坐敷著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謂

接生歡既滿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起等失色而

云自標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

三日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至

今其源流起自敷也遷黃門侍郎始興王

主簿以知書三瘡發三千功曹以室公言六十二中令
人楚與三父公真之去官服國除南平王錄右軍
諮議參軍營軍無一日情稱疾不說仍除之書侍
郎又長白取都奏興太守竝固辭吏部尚書江
崖與徵志三三三微與湛書曰弟心病亂度非
恒泰壁而已止處前野所共知駟會忽扣草門
門里或云為祥怪三石多識前世之載天值何其
易傾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禿鷲邪未知
自解於良史邪今雖王道焉豈或有教

即於天表以欲探援瀛屬貝傾海求珠自可卜肆
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拔卜

式於芻牧亦有西一孤臣東都戒士上窮範馳
之御下盡詭逼之肥兼鱗雜龍老者必不乏於世
公且慮於承明署平人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
管庫之末何為劫勒通家疾病人塵穢難其乏
無一將以請國不亦六曹乎五任官維賢才一

君提士先之發凡之凡域撲以不如此且弟曠
兄弟之將十載弟時歸來然不任與曳入閣兄

守金城水不堪法也就路士石不憚疾非性得而
何比后曰三衣夏無帶假長因飛耳也常請生遺太
公將即垂上之夢立遇管以必蒙爵儒之養光
武以爲行才洋其室具故棄而不齒諸身孔明云
奈故亂都過於孔文舉况無古人之才無不棄下
員漢之常刑彼二三大賢足爲曉治與否恐君
是此時或不免高閣乃復以假名不知己者豈
欲自此衛賜邪君欲高敷山公而以伸容見處
傳以建禮學本不參選口下夫瞻彼固不任下

走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
政誣飾蚘蚶糞招神龍如復託以貞素者又不
宜居華留名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
交以爲人賜舉未以己勞則商販之事又連所
不忍聞也豈謂不肖易擢貪者可誘凡此數者
君必居一焉雖假天口於齊駢藉鬼說於周季
公孫碎毛髮之支莊生縱濬濬之極終不能舉
其契爲之辭矣予將明魂必靈哈於北萬里汝穎
餘亦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聞風俗或從此而爽

鬼谷以揣情爲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今有此
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聲
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成童便
往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
絕慶吊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公云生我
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卽哉其
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將
笑之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使千載後弟
不詐諉耳微旣爲始興王濬府吏濬數相存慰

微奉荅綫書輒飾以辭采微爲文古甚頗抑投
袁淑見之謂爲詐屈微因此又與從弟僧綽書
曰吾雖無人鑒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語前言何
嘗不以止足爲貴且持盈畏滿自是家門舊風
何爲一旦落漠至此當局苦迷將不然邪詎容
都不先聞或可不知耳衣冠冑胤如吾者甚多
才能固不足道唯不傾側溢詐士頗以此容之至
於規矩紉行難可詳料疹疾日滋縱恣益甚人
道所責廢不復脩幸值聖明兼容置之教外且

舊恩所及每蒙寬假吾亦自揆疾疹重侵難復
支振民生安樂之事心死久矣所以解日偷存盡
於大布糲粟半夕安寢便以自度血氣盈虛缺
復稍道長以大散為和羹弟為不見之邪疾廢
居然且事一已上不足敗俗傷化下不至毀辱家
門泊爾尸居無方待化凡此二三皆是事實吾
與弟書不得家中相欺也州陵此舉為無所因
反覆思之了不能解豈見吾近者諸牋邪良可
怪笑吾少學作文又晚節如小進使君公欲民

不偷每加存飾訓對尊貴不厭敬恭且文詞不
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文好古貴能連類可悲
一往視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求志清論所排
便是通弊訴屈邪正者真可謂真素寡矣其數
且見客小防自來為門亦不煩獨舉言也此輩
乃云語勢所至非其要也弟無懷居今地高初
初不以相非然魯器齊虛實宜言維今三書六
府之人誰妄言矣此內儻疑弟豫有力於事論何
如哉則吾長阨不死終誤盛世也江不遇是吹

揚吾云巨人之處穴人巖穴人情所高吾得嘗此則
雞鶩為變文高豈何為干飾廉隅秩秩見於面目
所惜者六耳諸舍闔門皆蒙時私此既不易陳
道故常因舍聲不言至兄弟尤為叨竊臨海頻
煩二郡諒亦越進清階吾高枕家巷遂至中書
郎此足以闔棺矣又前年優旨自弟所宣雖夏
后撫皇人周宣及鰥寡不足過也語皆循檢校
迹不為虛飾也作人不阿諛無緣頭髮見白霜
諛詐且吾何以為足不能行自不得出戶頭不

風故不可扶曳家本貧餒至於惡衣蔬食設使
盜跖居此亦不能兩展其足妄意珍藏也正令
選官設作此舉於吾亦無劔戟之傷所以懃懃
畏人之多言也管子晉賢乃關人主之輕重此
何容易哉州陵亦自言視明聽聰而返區區飾
吾何辯致而下英俊夫奇士必龍居深藏與蛙
蝦為伍於勲其猶難之林宗輩不足識也似不
肯曉曉奉牋記彫琢獻文章居家近市屢親戚
滿城府吾猶自知袁陽源輩當平此不飾詐之

弘治四年

卷之二

與直獨兩不關吾心又何所耿介弟自宜以解
 塞群賢矣兼悉怒此言自爾家任死故能也日
 日望弟來屬病終不起何意向與江書粗布曾
 心無人可寫比面乃具與弟書便覺成本以當
 半日相見吾既惡勞不得多語樞機幸非所長
 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親屬欲見自可示無急
 付手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廬江何偃亦豫其
 議慮為微所咎與書自陳微報之曰卿昔稱吾
 於義興吾嘗謂之見知然復自怪鄙野不參風

流未有一个熟心悉於事

獨識之也

綽送卿書雖知如戲知卿固不能相喜曰相
 未知何相期之可論卿少陶玄風澹雅脩暢自
 正始中入吾真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啻三樂
 小兒時尤喜蠶桑無好常以公博士讀小小言句見
 無可得口吃不能劇讀遂絕意於尋求三十二
 左右方復就觀小說往來不若見床頭有數紙書
 便言事間試就檢當何去有哉乃復持此書讀人
 亦尚得泥於揚子之

贈猶恥辭廣為言

吾家刻非亦甚矣知諸人亦當先以此見議或
 謂言深博作一段意氣鄙薄入世初不敢答是
 以母見世人文賦書論無所是非不解或即日借
 問此其本心也至於生平好服上藥走年十二時
 病虛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自此始信長
 養有微效門冬身木唯時參進寒温想補欲以
 去護危氣見書否一首家貧乏役至於春秋八節
 輒自將而三閉生八首采之五言員卷遊醫官部
 曉和樂心言之一欲其必行是以好觀志在取

精世八優言希仙好異矯慕不羈不自家頗有
 罵之者又性知畫續益亦鳴鵲識夜之機如血紅
 紛紛或記心目故筆小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佳像
 過不好請人能忘地宋以避權右宜自密應三
 此因卷慙自保不坐此缺三所短耳由來有此數
 條二三諸賢因復一亦甲三之三句塵詠之清卷五
 藥有資員不敢輕則一銀一嬰疾沉淪無
 已區區之情獨於一存一而先命復加
 魂氣靈參亦堂人一作一亦臥思

已孰謂有記目論
印一
元一
天庶類義

賢共相哀體而卿
百証
之翰墨萬石之

慎或未然邪好盡
尔山
此綽大駭歎便

是聞朝見病者吾
不傷人
其疹意昏一旦聞此

便惶怖矣五六日
來復苦心痛引喉
狀如胸中志

腫甚自憂方作此
谷無復條貫貫布
所懷落漠

不舉卿既不可解
立欲便別且當笑
微常佳門

間尋書玩古如此
者十餘年太祖以
其善

盜賊物又各著自
弟曾謀亦古才
其言為太子

遇庄
微躬心自處治而
僧謙服樂失度遂
立

自咎
報發病不復自治
哀痛謙不能已
以書吉

靈曰
弟年十五始居
宿於外不為
冥冥之靈譽獨

沉浮
好書最於
春聞操輒有過
日之能計測文典

斟酌
意氣
者未交便
然可述
吾長病或有

小間
羣
計前載不異
善言學自爾
日就日將著

名邦
善
方遂
及志
嗣美
前賢何圖
一旦真然
長

往酷
痛
竟心如焚
裂衣
尋念平生
裁十在中
耳

然非
公
事無不相
對一字之書
必共詠讀
一句之

文無不致肯濁酒忘愁圖籍相慰吾所以窮而
不憂其憂此耳奈何罪酷然獨坐憶往年散
發極言流涕吾不舍日夜又恒慮吾言亂病豈圖
奄忽元歸冥冥反覆萬慮無復一期音顏壽壽
觸事及兄弟今何在令吾悲窮昔仕京師分張
六旬耳其中三過誤云今日何意不來鍾念懸
心無物能管方欲共營林澤以送餘年念茲有
何罪在竟此大難沒於憂于觸事痛恨言言
毀術不使弟子得全又尋思不情致有壬子之

此一條特復痛酷痛酷奈何苦罪奈何弟為志
奉親孝事兄順雖僮僕無所叱咄可謂君子不
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沖和淹通內有皂白舉
動尺寸吾每咨之嘗云兄文骨氣可推英麗以
自許又兄為人矯介欲過宜每中和道此猶在
耳萬世不復一見奈何唯十紙手迹封示儼然
至於恩戀不可懷及聞吾病肝心寸絕請當以
幅巾薄蓋之事與汝奈何反相殯送其由來意
謂婦人雖無寸寸宜踐一庭此風若行便可家

有孝婦仲長昌言亦其大要劉新婦以刑傷自
誓必留供養殷太妃感相冉之節不奪其志僕
射寫順范夫知禮未得在率第五兒盧位有主
此必何益冥然之痛爲是存者意旨吾窮疾
之人平生意志弟實知之端坐向窻有何慰適
正賴弟耳過中未來已自惕望今云何得立自
省悟無復人理比煩窵困憊不能作刻石文
若靈響有識不得吾言不爲恨當冥慮不
謝能思之如狂不知所告辨明書此數紙無

復託理略道阡陌高不寫一阿謙何圖至此誰
復視我誰復憂我他日寶者三光割嗜好以祈
年今也唯速况耳吾豈復支冥冥乎竟復云何
弟懷隨和之寶未及光諸之文章欲收作一集不
知忽忽當辨此不今已成服吾臨靈取常共飲
禘酌自釀酒寧有仿像不窵痛窵痛元嘉二十
年卒時年二十九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
薄葬不設齋旆鼓挽之屬施五天牀爲靈二宿
便毀以言所殫天置牀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

何長文者，德之無子，家人遵之所著文集傳於世。世祖即位，詔曰：「微棲志身深文，行惇洽生自。聖宗身安隱，素定以貴，茲丘園惇，是薄俗不幸。登世，朕甚悼之，可追贈祕書監。」

史臣曰：燕太子，吐一言曰：「先生吞古而死，安邑令戒屠者，聞仲叔去而之，而良田內懷耿介，峻節不可輕干。袁淑笑誕之間，而三微為詞，連牘斯蓋，好名之士欲以身為瑋，瑋皦然復塵玷之累，不能加也。」

列傳第二十二

宋書六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宋書六十三

臣沈

約

新

王華

王曇首

殷景仁

沈演之

王華字子陵，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弟也。祖會，衛將軍，會稽內史。父獻，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居在吳晉隆安初，三季起兵討王國寶時。

歐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歐即聚眾應之以
文爲負所將軍以女人爲官屬國寶旣死恭檄
歐起兵之際多所誅戮三是不復得已因舉兵
以討恭爲名恭遣劉牢之擊歐歐敗走不知所
去長子泰爲恭所殺時年十二在軍中與歐
相失熙之門釋曇永逃竄時牢之按檢覓曇甚
急曇永使妻提衣幘隨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
來呵罵云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
及乃不徒由比得免遇赦還吳少有志行以父
存亡不測布衣蔬食不交游如此十餘年爲時人
所稱美高祖以收其才用乃發歐喪問使華制
服服闋高祖以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
史歐三爲州主簿仍轉鎮西主簿治中從事史
屬職者稱六祖征江陵以爲西中郎主簿遷咨
議參軍領錄事太祖進號鎮西復隨府轉太祖
未親政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入
在己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車
車後者不過二三人以矯之嘗於城內相逢華陽

不知是邵謂左右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出行
乃下臺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
為堇所糾坐被徵華代為司馬南郡太守行府
州事太祖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疑不敢下華
建議曰羨之等受寄崇重未容便敢背德廢主
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每生情多
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且三人勢均莫相推伏不
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今日就徵萬無
一意太祖從之留華總後任上梁繼以喜為寺
中領駭馬將軍未拜輔右衛將軍侍中如故先
是會稽孔安孫子為太祖鎮西咨議參軍以文義
見賞至是為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寧子先為
高祖太尉主簿陳損益曰隆化之道莫先於官
得其才故卜之方莫若人慎其舉雖復因革不
同損益有物求賢審官未之或改師錫僉曰煥
乎欽明之誥拔茅征吉箸於幽賁之交晉師有
成瓜衍作賞楚乘無入為賈不賀今舊命惟新
幽人引領詔之盡盡羨已備於振綱武之未盡或

弘治四年

天官行傳

一

存於理目雖九官之職未可備舉親民之選尤
宜在先愚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舉一
人堪爲二千石長吏者以付選官隨缺叙用得
賢受賞失舉任罰夫惟帝之難豈庸識所易
然舉爾所知非求多人因百官之明孰與一識
之見執咎在己豈容徇物之私今非以選曹所
銓果於乖謬衆職所舉必也惟良蓋宜使求賢
闢其廣塗考績取其少毀若才實拔羣進宜尚
德治阿之宰不必計年免徒之宰豈限資秩曰
此以還故當才均以資資均以地宰莅之官誠
曰吏職然監觀已瘼翼化宣風則隱厚之求急
於刀筆能事之巧接於德心以此論才行之年
歲豈惟政無疵蠹民庇手足而已將使公路日
清私請漸塞士多心競仁必由己處士砥自求
之節仕子藏交馳之情甯子庸微不識治體冒
昧陳愚退懼違謬甯子與華竝有富貴之類自
羨之等秉權日夜構之於太祖甯子嘗東歸至
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秭君亭

弘治四年

監生姜滄

不可泊也華每閑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
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菁
每切齒憤咤歎曰當見太平時不元嘉二年廢
子病卒三年誅羨之菁華遷護軍侍中如故宋
世惟華與南陽劉湛不爲飾讓得官即拜以此
爲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
有燕不之詣若宜有誦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
車就之及王弘輔政而弟曇首爲太祖所任與華
相埒華嘗謂己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
數人天下何由得治四年卒時年四十二追贈
散騎常侍衛將軍九年上思誅羨之之功追封
新建縣侯食邑千戶謚曰宣侯世祖即位配饗
太祖廟庭子宣侯嗣官至左衛將軍卒子長嗣
太宗泰始二年坐罵母奪爵以長弟終紹封後
廢帝元徽三年終上表乞以封還長許之齊受
禪國除華從父弟鴻五兵尚書會稽太守
王曇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弟也幼有業尚
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

弘治四年

宋書卷一百一十三

卷一百一十三

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與
從弟球俱詣高祖時謝晦在坐高祖曰此君竝
膏梁盛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旣從神武
之師自使懦夫有立志晦曰二者果有勇高祖
悅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豫坐者皆賦詩
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何如卿
弘答曰若但如臣門戶何寄高祖大笑曇首有
識局智度喜愠不見於色門戶之內雍雍如也
手不執金玉婦女不得爲飾玩自非祿賜所及

一毫不受於人太祖爲冠軍徐州刺史留鎮彭
城以曇首爲府功曹太祖鎮江陵自功曹爲長
史隨府轉鎮西長史高祖甚知之謂太祖曰王曇
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咨之景平中
有龍見西方半天騰上陰五綵雲京都遠近聚
觀太史奏曰西方有天子氣太祖入奉大統上
及議者皆疑不敢下曇首與到彦之從兄華固
勸上猶未許曇首又固陳并言天人符應上乃
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

得近部位中兵參軍朱谷子抱刀在平乘戶外
不解帶者數旬既下在廷有黃龍出負上所乘
丹左右皆失色上謂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
天命我何堪之及即位又謂曇首曰非宋昌獨
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為侍中尋領右衛將軍領
驍騎將軍以朱容子為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
平謝晦曇首及華之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
堂嘗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幡
銀字棨不肯開門尚書左丞辛玄保奏免御史

中丞傅隆以下曇首繼啓曰既無墨赦又開
棨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二年雖有再開
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為非禮但既
據舊使應有疑却本末曾無此狀猶宜歐答其
不請白虎幡銀字棨致門不時開由尚書相承
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所問更立科條遷太子
詹事侍中如故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議集
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
日時封詔已成出以示曇首曇首曰近日之事

豐稹將成賴陛下英明速斷故罪人斯戮臣等
雖得仰憑天光効其毫露豈可因國之災以爲
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上不能奪故
封事遂寢時兄弘錄尚書事又爲揚州刺史曇
首爲上所親委任兼兩官彭城王義康與弘竝
錄意常怏怏又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曇首居
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太祖曰豈
有欲建大厦而遺其棟梁者哉賢兄比屢稱疾
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者此處非卿而誰亦
何吳郡之有時弘父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
客曰王公父疾不起神州詎合卧治曇首勸以
減府兵之半以配義康義康乃悅七年卒太祖
爲之慟中書舍人周起侍側曰王家欲褒賢者
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追贈左光祿大夫加
散騎常侍謚事如故九年以預誅羨之等謀追
封豫寧縣侯邑千戶謚曰文侯世祖即位配饗
太祖廟庭子僧綽嗣別有傳少子僧愛昇明末
爲尚書令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晉太常相茂散
騎常侍特進左光祿大夫父道裕蚤止景仁少
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謚見而以女妻之初爲劉
毅後軍參軍高祖太尉行參軍建議宜令百官
舉才以所薦能否爲黜陟遷宋臺祕書郎世
子中軍參軍轉主簿又爲驃騎將軍道憐主簿
出補衡陽太守入爲宋世子洗馬仍轉中書侍
郎景仁學不爲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
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
其有當世之志也高祖甚知之遷太子中庶子
少帝即位入補侍中累表辭讓又固陳曰臣志幹
短弱歷筭出處值皇塗隆素身荷恩榮階牒推
遷三月頻積矢在鬻養發患不自量而奉聞今授
固守愚心者竊惟殊次之寵必歸器望疾膺之
仁非才莫居二省諸躬無以克荷豈可苟順其
榮不知進退上虧朝旨下貽身名谷求之公私未見
其可領任密分誠無爲幾踰力越序易以誠懼
所以俯仰周惶無以處若恩澤廣流蘭芝同

心而行或容不允可一則其詳然以求其中執事
不復益增感寔示仁德之感靈啓厥養
文母信天實與自茲率上幸導先典號極徽崇
以貴之義禮盡於此蘇夫人階緣戚屬情以事
與寔氣之思寔是感聖懷明詔在發詢求厥中謹
尋漢氏地恩加爵封于時承秦之弊儒術蔑如自
三行故罔或前典懼非盛明所宜軌蹈晉監之
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折王之所慎禮至公
者懸爵賞於無私奉天統之有每

以作事高國貽則後昆臣豫蒙博逮謹露庸
短上從之丁母憂葬竟起為領軍將軍固辭上
使綱紀代拜遣中書舍人周勳輿載還府九年
服闋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漢代為領軍與
景仁素善皆被遇於高祖俱以宰相許之湛尚
居外任會王弘華旦雲首相條上景仁引湛還朝
共參政事湛既入以景仁位過本不踰已而一
日居前意甚憤憤知太祖信從景仁不可移奪
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

之十二年景仁復遷中書令護軍業如故尋復以僕射領吏部護軍如故湛愈忿怒姜康納湛言毀景仁於太祖太祖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人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不見許使停家養病發詔遣黃門侍郎省疾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爲太祖雖知當有以終不能傷至親之愛上微聞之遷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都陽主第以爲護軍府密遣宮禁故計不行景仁卧疾者一五年雖不見上

而密表去來日中以十紙數朝政大小必以書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便拂拭衣冠履疾既久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猶稱脚疾小牀輿以就坐誅討甄分一皆委之山人義康爲揚州刺史僕射領吏部如故遣使者以印綬三簿代拜拜畢便覺其情理乖錯性本直厚而忽更奇暴問左右曰今年四月婚多文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聽事觀望忽驚曰當閣何得有大樹旣而

曰我誤邪疾轉爲大祖明不利在州司使還注
僕躬下省爲州凡月餘立或云見劉湛爲崇時
年五十一追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謚曰文成
公上與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書曰殷僕躬
疾患少日竟忽不救亡議具經遠奉國竭誠周
游繾綣情兼常痛民望國器遇之爲難惋歎之深
不能已已汝亦同不往矣如何世祖大明五年行幸

經景仁墓詔曰司空文成公景仁德量澄正風采
允敬積忠護國達先照惠政茂譽是初

墳感往興悼可遣使致祭子道矜幼而不慧
官至太中大夫道矜子相太宗世爲侍中度支
尚書屬吏疾積久爲有司所奏詔曰道矜生便
有病無百橫疾相因愚習滋久妨清序可降爲
散騎常侍

沈演之字彥之具吳興武康人也高祖充晉車騎
將軍吳國內史曾祖勳冠軍陳祐長史庾金墉
城爲鮮卑慕容恪所陷不屈節見殺追贈東陽
太守祖赤黥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幹質初爲楊

州主簿高祖太尉參軍吳山陰令治比且有聲朱
齡石伐蜀為齡石建威府司馬加建威將軍平
蜀之功亞於元帥即本號為西夷校尉巴西梓
潼郡太守成涪城東軍既反二郡疆宗戾勸羅
與聚眾作亂四面雲合遂至萬餘人攻城急叔
任東兵不滿五百推布腹心眾莫不為用出擊
大破之逆黨皆平高祖討司馬休之齡石遣叔
任率軍來會時高祖領鎮西將軍命為司馬及
置眾以為揚州別駕從事史以平蜀全晉之功

到寧新縣戶食邑四百四十戶出為建威將軍
益州刺史以疾還都義熙十四年卒時年五十
長子融之蚤卒演之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柳見
而知之曰此童終為令器家世為將而演之折
節好學讀老子日自編以義理業尚知名襲
父別爵言陽縣五等侯郡命主簿州辟從事史
西曹主簿舉秀才嘉興公有能名入為司徒祭
酒南譙王義宣左軍主簿錢唐令復有政績復
為司徒主簿丁母憂起為武康令固辭不免到

縣百許日稱疾去官服闋除司徒左司掾州治
中從事史元嘉十二年東諸郡大水民餓饉
吳義興及吳郡之錢唐共米三百以演之及尚
書祠部郎江邃並兼散騎常侍巡行拯卹許以
便宜從事演之乃開倉廩以賑饑民民有生子
者口賜米一斗刑獄有疑枉悉制遣之百姓蒙賴
轉別駕從事史領本郡中正深爲義康所待故
在府州前後十餘年後劉湛劉威等結黨欲害
後尚書景業射殺景二寅之弟世父正義與湛等不
同湛因此讒之於義康嘗曰因論事不合曰義康
變色曰自今而後我不復相信演之與景仁素善
盡心於朝庭太祖甚嘉之以爲尚書口史部郎十
七年義康出封藩誅湛等以演之爲右衛將軍
景仁尋卒乃以後軍長史元暹爲左衛將軍與
演之對掌禁兵亦同參機云云二十一年遷侍中右衛
將軍如故太祖謂之曰侍中與衛將軍實優顯此
蓋宰相便坐御其勢之上欲以林邑朝臣不同
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贊成上之意及平賜羣

臣等公進生一銅哭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之
曰願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茅
土廓清京都鳴鑼震東山不憂河山不開也二十
一年詔曰摠司政事異職首重朝惟允之舉匪賢莫
授侍中領右衛將軍演之清業貞審器思沈
濟右衛將軍畢才應通敵理懷清要並美彰出
內誠亮在公能克懋厥猷樹績所莅演之可中
領軍畢可太子詹事畢端悖逆謀演之覽其有異
言之太祖且畢事發伏誅遷領國子少司馬

大中進轉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雖未為宰
相優等不異也素有心氣疾病歷年上使卧疾
治事性好舉才申濟屈滯而謙約自持上賜女
伎不受二十六年車駕拜京陵演之以疾不從
上還宮召見自勉到坐出至尚書下省暴卒時
年五十二太祖痛惜之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
祿大夫謚曰貞疾演之昔與同使江遂字玄遠
濟陽考城人頗有文義官至司徒記室參軍撰
文釋傳於世演之子睦至黃門郎通直散騎常

侍世祖大明初坐要引上左右俞欣之訪評殿省
內事又與弟西陽王文學勃忿閱不睦坐徙始興
郡勃免官林不錮勃好為文章善彈琴能圍碁而
輕薄逐利歷尚書殿中郎太宗泰始中為太子
右衛率加給事中時欲北討使勃還鄉里募人
多受貨賄上怒下詔曰沈勃琴書藝業口有美
稱而輕躁耽酒幼多罪愆此奢淫過度妓女數
十聲酣放縱無復劑限自恃吳興土豪比門義
故脅說士庶告索無已又輒聽募將委役還移

託注病然遂有黜百周族門生聽受財一少者
至方多者千金考計贓物二百餘萬使且明罰
殺法以正典刑故光祿大夫演之首受深遇忠
績在朝尋遠矜懷能無弘律可徙勃西世令思
德悔於是徙付梁州廢帝元徽初以例得還結
事阮佃夫王道隆等復為司徒左長史為廢帝
所誅順帝即位追贈本官勃弟恂天明中為著
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給幹僮不得雜役太祖
世坐以免官者前後百人統輕役過差有司奏

免世祖詔曰自頃幹僮多不祇給士可且里聽行
杖得行幹杖自此始也演之兄勳之子暢之龍衣
宣新縣男大明中為海陵王休茂北中郎諮議
參軍為休茂所殺追贈黃門郎子畢嗣齊受禪
國除

史臣曰元嘉初誅滅宰相蓋王華孔甯子之力
也彼魯公義雖往結恩實今疎而任即且巽權意
非昔三居上六之窮爻當來寵之要轍顛覆所
基非待他覺況於廢殺之重其隙易乘乎夫
人而取其塵不知在否與累傾物而移其能不思
自我難持若二子永年亦未知來禍所止也有能
戒彼而悟此則所望於來哲

列傳第二十三

宋書六十三

品

臣沈

鄭鮮之

裴松之

何承天

鄭鮮之字道子榮陽開封人

高祖渾魏將作

大匠言祖讓三妻人建康言部襲初為江乘

令因石壁燒鏡之下推讀言絕交游之務初為

桓伯清國守薄元是兗州刺史滕恬為丁零君

遠所獲屍喪不及情子美仕宦不廢議者嫌之
相玄在荆州使羣僚博議鮮之議曰名教大極
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斯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
皆是求心而遺跡跡之所乘遺馮或異故聖人
或就跡以助教或因跡以成罪屈申與奪難可
等齊舉其所陌皆可略言矣夫可逃乎而伊尹
廢君君可脅乎而鬻權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
同仁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
可勝言而欲令百代之下聖典所闕正斯事

一朝豈可易哉然立言明理以古證今
厭人情如勝羨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
或身朝理務無譏前哲通勝者則以無譏為
塞勝者則以隱處為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
可見矣然無譏前哲者厭情之謂也若王陵之
母見直於楚陵不退身窮居終為社稷之臣非
為宗也鮑鮑寔是講魏朝一身為效觀其志非舍
爵也凡此二賢非勝之論夫聖人立教猶云有
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變通不

可守一說事者錄以此二賢為證則恐人人會
賢矣夫石不可又人自賢何可獨許其證議者兼
在於人不但獨證其事漢魏以來記闕其典尋
而得者無幾人至乎大晉中朝及中興之後楊
臻則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關人事溫公則
見逼於王命庾左丞則終身
為王右軍何驃騎所勸割無
若以縷麻非為哀之主無所

石拾高世遠則
秦二易者也

東周之及口核不又首則七

不爾居宗輔物者但當即聖人之教何所復耶

制於其間哉及至永嘉大亂之後王敦復申
關之制於中興原此是為國之大計非謂訓
人倫盡於此也何以言之父讎明不同戴天日
而為國不可許復讎此自以法奪情即是東
關永嘉之喻也何妨綜理王務者布衣以處之
明教者自謂世非橫流凡士君子之徒無不可
仕之理而雜以情議謂宜在貶裁耳若多引前

必以

宋書卷一百一十四

一 監生 姜 滄

事以為通證則孝子可顧法而不復讎矣文皇
帝無所立制於東關王敦無所明之於中興每
至斯會輒發之於宰物是心可不喻乎且夫求
理當先以遠大若滄海橫流家國同其淪溺若
不仕也則人有餘力人有餘力則國可至乎亡家可
至乎滅當斯時也匹婦猶亡其身况大丈夫哉既其
不然天下之才將無所理滕但當盡陟岵之哀
擬不仕者之心何為證喻前人以自通乎且名
為大才之所假而小才之所榮榮與假乘常已有
勳德無欣工進何有情事乎若其不然則工進
無欣何足貴於千載之上邪苟許小才榮其位
則滕不當顧常疑以自居乎所謂柳下惠則可
我則不可也且有生之所宗者聖人聖人之為
教者禮法即心而言則聖人之法不可改也而
秦以郡縣治天下莫之能變漢文除肉刑莫之
能復彼聖人之為法猶見改於後王况滕賴前
人而當必通乎若人皆仕未知斯事可俟後聖
與不況仕與不仕各有其人而不仕之所引每

感三年之下見議者弘通情紀每傍中庸又云
若許譏勝則恐亡身致命之仕以此而不盡何斯
言之過與夫忠烈之情初無計而後動若計而
後動則懼法不盡命若有不盡則國有常法故
古人軍敗於外而家誅於內苟忠發自內或懼
法於外復有踟躕顧望之地邪若有功不賞有
罪不誅可致斯喻耳無有名教翼其子弟而子
弟不致力於所天不致力於所天則王經忠不能
救主孝不顧其親是家國之罪人耳何所而稱

乎夫恩宥有十世非一隆也功高賞厚非不報也
若國憲無負於滕牾則羨之通塞自是名教之
所及豈是勸沮之本乎議者又以唐虞邇矣孰
知所歸尋言求意將所負者多乎後漢亂而不
亡前史猶謂數公之力魏國將建荀令君正色
異議董昭不得枕蘇則之郭賈充受辱於庾純
以此而推天下之正義終自傳而不沒何爲發
斯歎哉若以時非上皇便不足復言多者則矣
齊於臨邑之房於四人亦無所復措其言矣至

於陳平默順避禍以權濟屈皆是衛生免害非
爲榮也滕公生無所衛戰雲已冥義安在乎音
陳壽在受使婢丸藥見責鄉閭既感后哀駟驢偷
婢身處三朝豈可以阮獲通於前世便無疑於
後乎且賢聖抑引皆是究其始終定其才行故
雖事有驚焉俗而理必獲申郝詵葬母後園而身
登宦所以免責以其孝也日磔殺兒無譏以其
忠也今豈可以一事是忠孝之所爲便可訐殺
兒葬母後園乎不可明矣既其不可知當究定

滕之才行無所多辯也滕非下官鄉親又不周
旋才能非所能悉若以滕謀能決敵才能周用
此自追蹤古人非議所及若是士流故謂宜如
子夏受曾參之詞可謂善矣而子夏無不孝之
稱也意之所懷都盡於此自非必理何緣多其
往復如其折中裁之居宗桓倬進號安西轉補
功曹舉陳郡謝豹自代曰益聞知賢弗推藏文
所以竊位宜子能讓晉國以之獲寧鮮之復承
人之謬蒙過眷既恩以義隆遂再叨非服知進

所獲而為未制者也當以去官之人或空谷詭託
之事詭託之事誠或有之豈可虧天下之大教
以未傷本者乎且設法蓋以衆苞寡而不以寡
違衆況防社去官而塞孝愛之實且人皆趨於
榮利辭官本非所防所以為其制者莅官日不父
則奔競互生故社其欲速之情以卑考姪唄之實
省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為大
謂宜勉舊於美或為允從之於是自二品以上父
母沒者墮首墓以毀及疾病族屬輒去此亦

聖教當鎮江陵高祖會於江寧

好擣蒲於是會也高祖與教敬高眉仔其半積
錢隱人殺呼高祖併之先擣得雉相甚不說
良久乃容之四坐傾囑既擲盡黑殺意色
大惡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八鮮之大
言徒踴繞牀大呼聲聲相續教甚不平
此鄭君何為者無復甥舅之禮高祖少妻五教
不經涉學又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言論比
依這之不敢難也鮮之難必切至未嘗言

須高祖辭窮理屈然後置之高祖或有時動意
變色動容既而謂人曰我本無術學言義矣淺
此時言論諸賢多見實容唯鄭不爾獨能盡人
之意甚以此感之時人謂為格倭自中丞轉司
徒左長史太尉咨議參軍俄而補侍中復為太
尉咨議十二年高祖北伐以為右長史鮮之曾
祖墓在開封相去三百里乞求拜省高祖以騎
送之宋國初建轉奉常佛佛虜臨關中高祖復
次北討之意甚盛詳之上表諫曰伏思聖政深

遠臣之愚管無所措其意然臣愚見竊亦以
虜凶狡情狀可見自關中再敗皆是師師違律
非是內有事故致外有敗傷虜聞陛下親御六
軍必謂見伐當重兵潼關其勢然也若陵威長
驅臣實見其未易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
躬如此則進退之機宜在孰慮賊不敢棄勝過
陝遠隔大虞故也今盡用兵之筭事從屈申遣
師撲討而南夏清晏賊方懼將來不敢動若
輿駕造洛而及凶醜更生揣量之心必啓邊戎

之患此既必然江南願願傾注與駕忽聞表

不測師之深遠必以殿下大申威靈未還人情

恐懼事支可推往年西征劉鍾危殆前年劫盜

破廣州人士都盡三吳心腹之內諸縣屢敗皆

由勞役所致又聞颶颶大水加遠師民款敗

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盜破諸縣事非偶

皆是無賴凶慝凡順而撫之則百姓思安違背

所願必為亂矣古人所以救其煩穢正在於斯

壁宜漢漢師方頭神武之功一無所損况備師

失律無虧於廟堂之上者邪即之事實非敗之

謂惟齡石等可念耳若行也或速其禍反覆思

惟愚謂不煩殿下親征小劫西厚六為洛之

意今正宜通好北虜則河南安河南安齊泗

靜伏願聖鑑察臣愚懷高祖踐阼遷太常都官

尚書鮮之為人運率在高祖坐言無所隱時入

甚懼焉而隱厚篤實贈卹親故性好游行命駕

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之尤為高祖所狎上嘗

於內殿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群
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尚書鮮之請
神獸門求啓事高祖大笑引入其被親遇如此
永初二年出爲丹楊尹復入爲都官尚書加散
騎常侍以從征功封龍陽縣五等子出爲豫章
太守秩中二千石元嘉三年王弘入爲相舉鮮
之爲尚書右僕射四年卒時年六十四追贈散
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文集傳於世子情位至

尚書鄭始

裴松之三世期河東聞喜人也祖琳光祿大夫

父珪正自外郎松之年八歲學通論語毛詩博

覽墳籍六身稍長年十二拜殿中將軍此官直

衛左右晉孝去十六元中草選之家以參禮階始

用琅邪王茂之會稽新輔官南越之物望重後藉

在江陵欲得松之西上除新野太守以事難不

行兼負外散騎侍郎表原初爲吳興故鄣今在

縣有績入爲尚書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有

乘事實上表陳之曰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

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大者道動光遠世
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
庸纒用顯著敷化所蒞惠訓融遠述詠所寄有
賴鏘勒非斯族也則幾乎僭竊矣俗蔽偽興華
頰已久是以孔悝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
有愧色而自時歎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吏必為
建立勒銘寡取信之實刊石成虛偽之常真假
相蒙殆便合羨者不貴但論其功費又不可得
不加其散無已以為請欲立碑者宜
言上為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過無微
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虛則義信於仰
止道孚於來葉由是竝斷高祖北伐領司州刺
史以松之為州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既竟洛陽
高祖敕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尸邊務
今召為世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至時
議立三廟樂松之以妃臧氏廟樂亦宜與四廟
同除零陵內史徵為國子博士太祖元嘉三年
詔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通直散

騎常侍袁滄司徒左司掾孔顥使揚州尚書三
公郎陸子真起部甄法崇使荊州負外散騎常
侍范雖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兖州前尚書右丞
孔默使南北二豫州撫軍參軍王歆之使徐州
兖從僕射直宗使青兖州松之使湘州尚書殿
中郎阮長之使羅州前竟陵太守殷道鸞使益
州負外散騎常侍李耽之使廣州郎中殷斌使
梁州南秦州前負外散騎侍郎阮園客使交州
附馬都尉奉朝請番思先使寧州立兼散騎常
侍班宣詔書曰昔王者巡功羣后述職不然則
有存省之禮聘親之規所以觀民立政命事考
績上下偕通遐邇咸被故能功昭長世道歷遠
年朕以寡聞屬承洪業實畏在位昧于治道夕
惕惟憂如臨淵谷懼國俗陵頽民風凋僞皆屬
違和永旱傷業雖勤躬庶事思弘收宜而機務
惟殷顧循多闕政刑乖謬未獲具聞豈誠素第
孚使羣心莫盡納隍之愧在予一人以歲時多
難王道未宣下征之禮廢而未脩眷被氓庶無

志欽恤今使着散騎常侍俞等申令四方周行
郡邑親見刺史二千石官長申述至誠廣詢治
要觀察吏政訪求民隱旌舉操行存問所疾禮
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爲書還具條奏俾朕昭
然若親覽焉大夫君子其各悉心故事無隋乃
力其有咨謀遠圖謹言中誠陳之使者無或隱
遺方將敬納良規以補其闕勉哉勗之稱朕意
焉松之反使奏曰臣聞天道以下濟光明君德
以廣運爲品古先哲行台因心傳授是以文思在
身目時雖自治禮行以漢而美化世遠故能舉
大哉之休詠廟造周之盛則伏惟此下神叡玄
通道契曠代昂旒華堂敬心八表咨敬敷之未
純慮明揚之靡暢清問下民哀此深寡渙焉大
號周爰四達遠猷形於雅語惠訓播乎遐陬是
故率土仰詠重譯咸說莫不誦吟踴躍式銘皇
風或有秩志攜幼稱歡路左誠由亭毒旣流故
忘其自至千載一時於是乎在臣謬蒙銓任亦
廁顯列猥以短之思純八表擬以宣暢聖旨肅

明風化熙陵無序按揚寡聞慙履辱營不知
所措奉二十四條謹隨事為牒伏見矣卯詔言
禮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為書還具條奏謹依
皇太后書以覽之然後松之甚得奉使之美論者美
之轉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使注陳壽
三國志松之鳩集得記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
善之曰此為不枉矣出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
吏民便之入補通直為常侍復領二州大中正
尋出為南琅邪太守十四年改上三年卒

身領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博士如故領何

天國史未及撰述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子嗣
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紀國注司馬
遷史記並行於世

何承天東海郡人也從祖倫晉右衛將軍承天
五歲失父母於永嘉之始也聰明博學故承天
幼漸訓義經史百家莫不諳覽叔父亮為益陽
令隨時之官安四年南齊廢封伯位命為參
軍時殷仲堪和玄等以兵向朝承天懼

書祠部即與傅亮共撰朝儀永初末補南臺治
書侍御史謝晦鎮江陵請為南蠻長史時有尹
嘉者家貧母熊自以身貼錢為嘉償嘉坐不孝
當死承天議曰被府宣令普議尹嘉大辟事稱
法吏葛藤籤母告子不孝欲殺者許之法云謂
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欲殺比日許之其所告
惟取信於所求而許之謹肅事原心嘉母辭自
求質錢為子還吉身嘉雖屬犯教義而熊無請

按之辭熊所所以生之謂命也非道所求之
如以不孝為所所以生之謂命也非道所求之

罪勝籤法文為非其條嘉所存者大理在難申
但明教爰發矜其愚蔽夫明德慎罰文王所以
恤下議獄緩死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則母為子
隱語敬則禮所不及今捨乞宥之評依請殺之
條責敬恭之節於飢寒之隸誠非罰疑從輕寧
失有罪之謂也愚以謂降嘉之死以普春澤之
恩赦熊之愆以明子隱之宜則蒲亭雖陋可比
德於盛明豚魚微物不獨遺於今化事未判值

赦免晦進號衛將軍轉詔議參軍領記室元
嘉三年晦將見討其弟黃門郎曠密信報之晦
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承天曰以王者之
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
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領兵戍於義陽將軍率
衆於夏口一戰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
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國兵力有餘且當決
戰走不晚也使承天造立表檄晦以湘州刺史
張邵必不同已欲遣千人襲之承天以爲邵之意

趙未可

知不宜便討時邵兄茂度

爲益州

素善故

無止不遣兵前益州刺史

西太守

劉道產去職還江陵晦將殺之承天

以營救皆得全免晦既下承天留府不從及到

承天之至馬頭承天自詣歸罪承天之以其有誠者

之便行而營府事七年承天之北伐請爲右軍

事及承天之敗退承天以才兼軍旅得免刑責以

補尚書殿中郎無左右吳興餘抗民導道裏爲

劫制同籍者親補無道裏從崇代公道生等

為大功親非應在補適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
為高親則子宜隨母補兵二入議曰尋劫制同
籍其親補兵大功不在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
夫死從子今道舉為劫若其叔尚存制應補適
妻子管居固其宜也但為劫之時叔父已沒代
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適今若以
叔母為高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既違大功不適
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其親之
文不辨男女之異也

公可與子並宜也

孔題去秦事未御適已喪殯議者謂不宜仍用
名更以見官喪之為天又議曰既沒之名不
奏者非有它義正嫌於近不祥耳奏事一卻
經歲時盛明之世事從簡易由嫌細忌皆應
除承天為性則長不能屈意朝右頗以所長
同列不為儀對景仁所平出為衛陽肉與
在西平上人多不為在都又不公獨高州司
計後收數萬值放免十六年除管作佐郎國

史記云年已老而能位並名家年少積川荀伯
子朝之言曰為燕母及天曰知當云鳳凰將九
子者母何言邪等謂天子率更令著作如故時
丹揚下況等以喪不葬及天義曰禮所云還
當時荒餘一時或言其獲財而不求償下況
家數一年由是朝無棺槨實由淺情薄恩同
禽獸者且稿以為一寶等同伍積生未嘗勸
以義繩之以法 十六年冬既無新科又未申

書制有可取

然用科或由

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比例既多江西淮北尤為
不少若但適此二人殆無整肅開真一端則互
相恐動里伍縣司競為姦利財賂既逞獄訟必
繁懼虧聖明亨鮮之美臣愚謂況等二家且可
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輩不如法同伍當
即糾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列於事為
宣十九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子博士皇太
子講孝經承天策中太子讀之同為執經項
之遺御中丞丞時宗虞復漢人相訪羣臣感矣

御遠之略承元二上表曰武是北藩上皇虜犯青
究天慈降鑑矜此黎元情遠奉策經綸戎政臣
以愚陋預聞訪及竊尋檢統言難受自上古有
周之盛南仲出直漢氏方隆衛霍官力雖飲馬
瀚海揚旂祁連事難及繁天下騷動委興負海
賢及舟車凶狡恣強未肯受弱得失報復裁不
相補宣帝末年值其乖亂推亡固存始復藉賂
自晉喪中原戎狄僭竊
間未暇以此言

不為念也宋

蕭綽降下臨街以來羅廢遵養十餘年中

首譯不絕去歲三王出鎮思振遠圖獸心易駭
遂生猜懼比有違信約深構禍隙貪禍恣毒無因自
反恐烽燧之警言必自此始臣素庸懦才不經武
率其管窺謹撰安邊論意及淺末懼無可採
若得之朝論辨敷同異庶或開引羣慮研盡衆
謀短長異陳當否可見其論曰漢世言備匈奴
之策不過二科或夫盡罷武謀儒生講和親之
約謂其所言亦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制肘

通鑑四十一 卷一百一十四 二十一 監生張澹

必不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由往年異土之民
附化者衆一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既張宏圖將
舉士女延西事夷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
示餘力內望偽衆今若務存養許其自新雖未
可羈致北關猶足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
筭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衛霍濟海之志時
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
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內
實青徐使民有贏諸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
擄率虎旅精卒十萬使舉濫夷則不足稍勤王
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
非皆恥爲左社遠慕寇冕徒以殘害剝辱視息
無寄故繼首歸國先後相尋虜旣不能校勝循
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襲急狂驅殘是其所以
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
大剪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
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
不肯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竒兵深入殺

弘治四年

以聖上聖安

敵破軍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鬪報復之役將
 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
 守於計為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
 其端嚴允申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
 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
 新城江陵移民南浹濡湏之戍家停羨溪及表
 陵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為宜從江南以北
 岸曹爽不許果亡相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

下侯之却非皆故也非止外梁之色故也

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募得車牛

四曰言一謀使良守疆甘平曰曉帥振其風略

五曰嚴守軍院今祖豆訓甘不康恥縣以察之設

六曰嚴之條統有程有見以相濟比及十載民知

義方然後簡將選一曰悉空朔風卷河葦電掃

嵩恒禁亦折卻代而權足秦自斷其石磨吳路

絕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石變定於金微之曲

寇雖亂亡有徵昧而易而若六時入事或末盡
將抑銳俟機宜審其美惡口邊成未增星居布野
動情異教分員言曰殊資畫地勿之民多懷彼此虜在
云說不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
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為儀容以游獵為南畝非
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為勞露
草履維其常性誘則競利敗不之憂元夜來或
驟而此已奔疲且今春踰濟既獲其利乘勝怙
火未書六味比及秋未谷更進其矣騎壤聚輕

兵鳥集地踐不緣於其間并雖邊將乃略不
何以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馳平奔駟起
役必遲散金行賞擅費必大換土客以怨曠必
繁孰若因民所居並脩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
衛之實其為利害優劣相懸也一曰移遠就近
以實內地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
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可引徙青州民移東萊
正昌北海諸郡大山以之東南至下邳左沐右沂
曰良野沃西阻闡陵北枕大嶼四塞之內其蔽

險固民性重遷聞於國始無虞之時喜生咨怨
今新被鈔掠餘懼之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
宜其歌拚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
阻防舊秋之收歛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
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積毀猶
可脩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
內假其經用爲之間任納稼築場還在二處婦
子守家長吏爲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
時一守一戰一守一戰之士一守一戰之士一守一戰之士

前卷陣敵課十口團之兵家言 可戰士二千

抗羣廣三萬金三曰募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
家之資不下五百精牛爲車位伯兩參合鈞連
以衛其衆設律戒不可因平行趨險賊所不能
干旣已後后日可撥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
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闕于
家之是數士二千適其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
習銘訓由是邊境養之於虛出行請以自衛
幹利獲民不棄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

用相備矣天巨國三國里所合處於此後幾十年其
並將在於疆場之事也之室有指其習任其
怯勇山陵川遠之弱也之室有指其習任其
易則害生是故成事作師遠屯遠濟功責既重
詹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波衆之易也管
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臣秦設以耕戰終屯威
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時實由有數梁田走卒
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
斬色也應曰非後先王之禮台兵徒是耳

秦急之日民不知軍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

發邊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

經略唯由朝廷遣軍也戰之害二教之失

也今移兵實內浚治城一疾居聚凱課其騎射

長吏簡試差否即能不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

勲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

護老弱外通官塗朋黨是定同憂等樂不情由

習親親因事者事數更之定相識夜戰聞聲是

相救斯亦戰之一隅先哲之遺教論者必以古

夫兵戰難可備邊今不謂煩煩而加於民豈不難如舊
但欲先定民營其間統備整行其因而即之其
有毀跌權時無斷是以集夜輕之天防邊游騎假
以方將漸就只立軍牛之賦課佐之宜攻守所
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以耕農之器
為府庫之寶田蠶之氓兼城之用亦家總倍旅
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強不戒國富而
民不勞比於優復家伍坐食者日不可同年而
交矣今取平來之

除刑賦元不取

斷在歲貢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清
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回賈往來幢隊夜藏
者皆以軍法治之天界上嚴立關候杜絕關
城保之境諸所誅仗並加照鑄別造程式若有
遺鑄亡刃及私私竊盜者首可立驗以事為長
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不泗北道主月齊官售
縣城正在湖內官立式嚴備盜者首利其壞邊給
輕監百艘無若入境引艦出嚴左右嚴置憲接
據其頭津要共航漕此以利制軍運使所長亦

傳於世又或定元吉如歷年語在律中歷志

史臣曰治道選之術前以世言口之評矣夫戎夷狡黠
飄迅難虞必宜完其障塞謹守其邊柵使來還可
防去塗易梗然後乃能杜塞不使如秦威懷寇漢
世案秦舊迹蔽山塞以限外夷吳魏交戰亦以江
淮為疆場莫不止此憑地險却保民和且守且耕
伺隙乘豐分其祖受命王略未遠雖綿河作守
而兵強援闊盛兵不既非用啟戎心蓋由王業始基
經以固多闕先內後外以至於此乎自茲以降

置境無國守之宜闕耕墾之略恃寇不來遂無
其備周漢二策在宋頓亡遂致胡馬橫行曾無
藩落之固使士民踴蒼天踣厚地繫虜俘囚
而無所控告長哉承天安邊論博而篤矣載
之云爾

列傳第二十四

宋書六十四

蕃客入國史士是國管天有皇... 其謝國... 宋... 臣沈... 新撰

列傳第二十五

宋書六十五

吉翰

劉道憲

杜驥

申恬

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也初為龍驤將軍道
憐參軍隨府轉征虜左軍參軍自妹散騎侍郎
隨道憐北征廣固陽封建城縣五等男轉道憐

驃騎中兵參軍從事中郎為將佐十餘年清謹
剛正甚為高祖所知賞末初三年轉道憐太尉
司馬太祖元嘉元年出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
龍驤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三年沅
池氏楊興平遣使歸順并兄弟為質翰遣始
平太守龐諮據武興仇池大帥楊玄遣弟難當
率眾詎諮又遣將強鹿皮向白水諮擊破難當
等竝退走其年徙督益寧二州梁之巴西梓潼
宕渠南漢中秦州之安固懷遠六郡諸軍事益

州刺史將軍如故在益州著美績甚得方伯之
體論者稱之六年以老疾徵還除彭城王義康
司徒司馬加給西園將軍時太祖經略河南以翰
為持節監司 雖并二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持節
將軍如故會 則鋒諸軍到之等敗退明年復
為司徒司馬將軍如故其年又假節監徐兗二
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時
有死罪囚與箴意欲活之因翰入關齋呈其事
翰省訖語今日且去明可便呈明日與箴不敢復

入呼之乃來取昨所三亭視訖謂之曰卿意當
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
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
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
其刑政如此其下畏服莫敢犯禁明年卒官時
年六十追贈征虜將軍持節監刺史如故

劉道產彭城呂人太尉咨議參軍簡之子位簡
之事在簡之子康祖得道產初為輔國參軍無
錫令在簡時能名高祖版為戶軍行參軍之為

道產

盜因刺史謝道欣死為寇攻沒州城道憐加道

產振武將軍南討會始興謙之已平廣州道產

未至而反元年除寧遠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

守郡人黃公生任肅之張石之等並護縱餘燼

與姻親侯攬羅興等招引白水氏規欲為亂道

產誅公生等二十一人宥其餘黨還為彭城王

義康驃騎中兵參軍元嘉三年督梁南秦二州

諸軍事寧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

三

在州有惠。關中流民前後出漢川歸之者甚多。六年。遣產表置隴西安定二郡以領之。七年。徵爲後軍將軍。明年。遷竟陵王義宣左將軍。咨議參軍。仍爲持節督羅梁南秦三州。荆州之南。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寧遠將軍。寧蠻校尉。羅州刺史。襄陽太守。善於臨民。在羅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叛戾不受化者。竝皆順服。悉出緣沔爲居。百姓樂業。民戶豐贍。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之。十二年。進號輔國。軍十九年。卒。追贈征虜將軍。諡曰襄侯。道產惠澤被於西土。及喪。還諸蠻皆備衰經號哭。追送至于沔口。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啓太祖曰。故輔國將軍劉道產。患背羅疾。遂不救。道產自鎮漢南。境接凶寇。政績旣著。威懷無舉。年時猶可。方宣其用。奄至殞沒。傷怨持深。伏惟聖懷愍愍。兼至長子延孫。別有傳。延孫弟延熙。因延孫之陰。大明中。爲司徒右長史。黃門郎。臨海義興太守。泰始初。與四方同反。伏誅。道產弟道錫。巴西

狂瀆二郡太守元嘉十八年為賊寇所攻道鏡
宗城退敵太祖嘉之下詔曰前者兵寇攻逼邊
情波駭后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道錫
將率文武盡心固守保全之績厥效可書可冠
軍次議參軍前建威將軍晉壽太守申坦孤城
弱衆厲志致果死傷參半壯氣不衰雖力屈陷
沒在誠宜旣可建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
初氏寇至城內衆寡道錫募吏民守城復租布
二十三年及賊退明議賊雖攻城一戰便走聽依

將軍沈演之丹楊太守

保後軍長史范暉竝謂宜隨功勞裁量不可全
用本誓多者不得過上一年從之二十一年遷揚
州將軍廣州刺史二十七年坐貪縱過度自杖
治中荀濟文雷死棄官查出城行與阿尼同載為
有司所糾值赦明年以徵又以赦後餘贓收丁
廷尉被宥病卒

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預晉征南將
宣曾祖就避難河西因仕張氏苻堅平涼州父

祖始還關中兄坦願為史傳高祖征長安唐卷
隨從南還太祖元言三日任過甚厚歷後置將軍
龍驤將軍言誓二日又南平王鏐右將軍司
馬晚庶北人朝廷言三日倉燕過之雖復人才可
施每為清塗所隔坦以此慨然嘗與太祖言及
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
無復如此輩人坦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
假使生乎今世食馬不暇豈辦見知上變
色曰即可置朝庭之簿也坦曰請以三

世葉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

儉賜隔日磾胡人身為 圉便超入內侍齒列

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嘿然比

士舊法明矣必遣子弟驥年十二父使候司郡

帝華華子之公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正三梓

陽公義我真嶼三及安辟為州主簿後為義二共

車騎行參軍 其外散騎侍郎江夏王義恭撫軍

尚書都官郎長沙王義欣後軍錄事

公等元嘉七年冬到彦之入河南加建武將軍
索虜撤河成悉歸河北彦之使驥守洛陽洛
陽城不治既久又無糧食及彦之敗退驥欲去不
城走虜為大不所誅初高祖平西洛致鍾虛走日
器南還一大鍾隊洛水至是太祖遣將姚弋仲
領千五百人迎致之時弋仲政率所領牽鍾於
洛水驥乃誑之曰虜既南渡洛城勢弱今脩理
城池並已堅固軍糧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眾是
就共守此城大功既立取鍾無愧於人

所領就驥既至見城不可守又無糧食於是引
眾去驥亦委城曰奔白太祖曰本欲以死固守姚
弋仲夫及城便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使
建威將軍鄭順之救弋仲夫於壽陽從弋仲夫入與
武康人勇果有氣力宋世編一併小將莫入及始隨
到乃之北伐要虜邊從弋仲夫于斬託跋壽叔父
其文特勳首壽叔以馬百匹贖之以讓為通直郎
封驥校尉世祖延昌中封驥參軍十七年出驥青
臺二州於州之東置元東安二郡諸軍事驥之孫將

重可嘗一州刺史在任八年意化著於齊一自
 義熙至于宋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驥為吏民所
 稱詠二十四年徵左軍將軍兗坦代為刺史北土
 以為榮焉坦長子琬為員外散騎侍郎太祖嘗
 有函詔敕坦琬輒開視信未發又追取之敕曰
 已發大相推檢丞都答云諸郎開視上遣主書
 詔責驥答曰開函是臣第四子季文伏待刑坐
 上特原不問二十七年卒時 六十四長子長

文早卒第五子幼文薄於行太宗初以軍功

馬馬非也封邵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尋坐巧佞

奪爵後以發太尉廬江王禧謀反事拜黃門侍

郎出為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廢帝元徽

中為散騎常侍幼文所在人員橫家累千金女伎

數十人絲竹書夜不絕與沈勃孫超之居止接近

常相從 竝與阮佃夫厚善佃夫死廢帝深疾

之帝微行夜出輒在幼文門墻之間聽之遂管藉

父轉不能平於是自率宿衛兵誅幼文勃超之

等幼文兄叔文為長水校尉及諸子姪在

鎮者並誅唯幼文兄李文弟希文等數人
得免

申恬字公休魏郡魏人也曾祖鍾為右虎兒司
高祖平廣固恬父宣宣從父兄永皆得歸國並
以幹用見知永歷青兗二州刺史高祖踐阼拜
中大夫宣太祖元嘉初亦歷兗青二州刺史
恬兄謨與朱脩之守滑臺為虜所囚後得還
元嘉中為竟陵太守恬初為驃騎道憐長兼

不請休 驃騎外散騎侍郎出為綏遠將軍

軍下邳太守轉在北海加寧遠將軍所至皆有
政績又為北譙梁二郡太守將軍如故郡境邊
接任榛屢被寇抄恬到密知賊來仍伏兵要害
出其不意悉皆禽於元嘉十二年遷督會東平
濟北三郡軍事太山太守將軍如故威惠兼著
吏民便之臨川王義康鎮二陵為平西中兵參
軍河東太守衡陽王義季以義康又度安西府
加寧朔將軍召拜太子屯騎校尉母憂去職二

十一年冀州移鎮歷下以恬督冀州青州之濟
南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揚烈將軍冀州刺史
明年加濟南太守時又遷換諸郡守恬上表曰
伏聞朝恩嘗加臣濟南太守仰惟優旨荒心散
越臣殃咎之餘遭蒙踰忝寵私固已復兼今授
豈其愚迷所能上答臣近至止即履行所統究
其形宜河濟之間應置戍扞其中四處急須脩
立危口故城又是要所宜移太原委以邊事緣
口者羅立得余省方對綏樂利更非一日三歲
成蓋著海同臣意百姓聞者咸皆附說意有同
異二三未宜但房紹之莅郡經年軍民粗狎改
以帶臣有乖永事遠牽太原於民為苦而公瓦口
之計復成交互人情非樂容有不安疆場威刑
愚不開廣若得依先處分公私允緝上從之詔
有司曰恬所陳當是事宜近諸除授可悉從此
虜人寇恬摧擊之為虜所破被徵還都二十七
年起為通直常侍是歲索虜南寇其武昌王向
青州遣恬拔東陽因與輔國司馬齊郡太守龐

秀之保城回守蕭斌遣青州別駕解榮之率垣
護之還後恬等仍傍南山得入賊朝來脅城日
晚輒退城內乃出車北門外環斬為營欲挑戰
賊不敢逼停五日東逼抄略清河郡及驛道南
數千家從東安東莞出下邳下邳太守垣閔閉
城距守保全二千餘家虜退以恬為寧朔將軍
山陽太守善於治民所莅有績世祖踐阼遷
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尋加督徐州之東莞東
安二郡諸軍事明年又督冀州齊州

兵百姓凋弊并恬初防衛邊境勸課農桑二三

年間遂皆優實性清約頻處州郡妻子不免飢
寒世以此稱之進號輔國將軍孝建三年遷督
豫州軍事寧朔將軍豫州刺史明年疾病徵還
於道卒時年六十九死之日家無遺財子寔南
譙郡太守子謨早卒謨子元嗣海陵廣陵太守
元嗣弟謙太始初以軍功歷軍校官至輔國將
軍臨川內史末子坦自巴西梓潼遷梁南秦二
州刺史元嘉二十六年為世祖鎮軍諮議參軍

嘉靖八年補刊之言行錄卷二五

與王玄謨圍滑臺不剋免官青州刺史肅斌板
行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復攻碣磔敗
退下歷城蕭思話起義討元凶假坦輔國將軍
為前鋒世祖至新亭坦亦進剋京城孝建初為
太子右衛率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大明元年虜寇
兗州世祖遣太子衛率薛安都新除東陽太守
沈法系北討至兗州虜已去坦建議任榛亡命
屢犯邊民軍出無功宜因此翦撲上從之亡命
先已聞知舉村逃走安都與法系坐白衣領職

坦乘車羣臣為之嘆其能得將行刑始與

慶之市抱石動哭曰無罪為朝廷所枉誅我
六市亦當不久市官

被宥復為驍騎將軍 上乃原生人命繫尚方尋
卒于今程前發帝景和

中為之喜三子仁左軍司馬潘慶太守太宗以

為登州刺史軍人劫刺史計圖薛安都行至淮陽即

與安都合兵時為驍騎太守成難後城奉順

不守郡太守攻國不能克令及後三遷任贈陵

今說國史傳既降後之人孫亦有見殺先是清河

亦以將士見知
祖永初末為振威將軍東萊大
守少帝初二命守
靈期司馬順之千餘人圍東
萊誣擊之高
初等二十級太祖元嘉中至青

州刺史

史臣曰漢之三公
史居官者或長子孫孫曹
之世善職者亦
二三十載皆敷政以盡民和
興讓以存節久
及晚代風烈漸衰非才有起
伏蓋所遭之
其也劉道產之在漢南歷年
俞十惠以
大巧頗有前世遺風故能

續垂名其為美矣

列傳第二十五

宋書六十五

弘治四年

卷六十五

一三

監生肖漢

列傳第六十六

宋書卷六十六

臣沈約新撰

王敬弘

何尚之

王敬弘琅邪臨沂人也與高祖諱故稱字曾祖
 虞言驍騎將軍祖胡之司州刺史父茂之晉陵太
 守敬弘少有清尚起自本國左常侍衛軍參軍
 性恬靜樂山水為天明太守敬弘妻桓玄姊也敬
 弘之郡玄時為荊州遣信要令過敬弘至巴陵謂

弘之郡

玄時為荊州遣

信要令過敬弘至巴陵謂

人曰靈實見安正嘗欲與其好集聚耳我不能為
相氏賢者乃遣別船送去安往江陵妻在相氏彌年不
迎山郡無事恣其遊適累日不同意甚好之轉相
偉安西長史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塘縣界左輔政
及篡位屢召不下高祖以為車騎從事中郎徐州
治中從事史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薄
宗協亦有高趣道規竝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致醉
敬弘因醉失禮為外司所白道規即更引還重甲

初燕召為中書侍郎即始攜家陳自作始遷京邑

吳興太守舊居餘杭縣悅是舉也尋徵為侍中
高祖西討司馬休之敬弘奉使慰勞通事人史
潘尚於道疾病敬弘單船送還都存亡不測有
司奏免官詔可未及釋朝服值赦復官宋國初
建為度支尚書遷太常高祖受命補宣訓衛尉
加散騎常侍元初三年轉吏部尚書常侍如故
敬弘每被除召即便祇奉既到宜退旋復解官
高祖嘉其志不苟違也復除廬陵王師加散騎

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上固讓不拜天除
祕書監余玘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本州中正
又不就太祖即位又以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
大夫領江夏王師元嘉二年為尚書僕射關署
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
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
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上甚不悅六年
遷尚書令敬弘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
侍中特進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讓侍中特
進求減親信之半不許及東歸車駕幸治亭會
送十二年徵為太子少傅敬弘詣京師上表曰
伏見詔書以臣為太子少傅承命震惶喜懼交
悸臣抱疾東荒志絕榮觀不悟聖恩猥復加寵
東宮之重四海瞻望非臣薄德所可居之今內
外英秀應選者多且板築之下豈無高逸而近
私愚朽污辱清朝嗚呼微臣永非復太之一物
矣所以妾妾闕下者實瞻望聖顏谷口繫表之
旨臣如此而歸夕死無恨詔不許表疏屢上終以

不拜東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京師上表曰臣比自啓聞謂誠心已違天鑒玄邈未蒙在宥不敢宴處牽曳載馳臣聞君子行道忘其爲身三復斯言若可庶勉顧惜耆志與願違禮年七十老而傳家家道猶然况於在國伏願陛下矜臣西夕愍臣一至特迴聖恩賜反其所則天道下濟愚心盡矣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重申

前命又表曰臣躬耕南豐不求聞達先帝拔臣於蠶荆之域賜以國士之遇陛下嗣徽特蒙眷齒由是感激委質聖朝雖懷犬馬之誠遂無塵露之益年向九十生理殆盡永絕天光淪沒丘壑謹冒奉表傷心久之明年薨於餘杭之舍亭山時年八十追贈本官順帝昇明二年詔曰夫塗祕蘭幽貞芳載越徽猷沈遠懋禮彌昭故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敬弘神韻冲簡識寓標峻德敷象魏道藹立園高挹榮冕疑心塵外清光粹範振俗淳風兼以繁朝延賞聲

弘治四年

一監生姜倉

華在詠而嘉篆闕文猷策韜裏尚想遙芬興
 懷寢寤便可詳定輝論式旌追典於是論爲文
 真公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桓玄謂之彈碁
 八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時人
 謂之王東山太祖嘗問爲政得失敬弘對曰天
 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左右常使二老婢
 戴五條五瓣著青紋袴襦飾以朱粉女適尚書
 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值尚之
 不在寄齋中卧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閤不
 聽出之入云三

聽出之入云三
 不堪相見君可且去

是移於宅
 之被召爲祕書郎敬弘爲求

奉朝請與恢之書
 昌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

限故無競言欲
 汝處於不競之地太祖吉茹而

許之敬弘見見
 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克

日恢之嘗請
 東定省敬弘克日見之至日

魏不果假日
 恢之乞求奉辭敬弘呼前既

至謝復不見
 於閣外拜辭流涕而去恢之

三新安
 失恢之弟瓚之世祖大明中

之爲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誅
遷吏部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昇在參機密尚
之察其意趣異常曰太祖宜出爲廣州若在內
置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上
曰始誅劉湛等方欲超昇後進畢事跡未彰便
豫相黜斥萬方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爲信
受讒說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變也畢後謀
反伏殺上嘉其先見國子學建領國子祭酒又
領建平主師乃徙中書令中護軍二十三年遷
尚書右僕射力肯馬常侍是歲造武清上欲
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
時又造華林園竝盛暑役人工尚之又諫宜加休
息上不許曰小人常自暴背此不足爲勞時上
行幸還多侵夕尚之又表諫曰萬乘宜重尊不
可輕此聖心所鑒豈假臣啓輿駕比出還多冒
夜羣情傾側實有未寧清道而動帝王成則
古今深誠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必將犯顏
切諫但臣等碌碌每存順嘿耳伏願少採愚誠

思垂省察不以人廢適可以慰四海之望亦優詔
納之先是患貨重鑄四銖錢民間頗盜鑄多翦
鑿古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
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
尚之議曰伏鑒明命欲改錢制不勞採鑄其
利自倍實救弊之弘筭增貨之良術求之管淺
猶有未譬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為本事存交易
豈假數多少則幣輕重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
齊用不殊况復以一當兩走崇虛價者邪凡創

下違數物而可久也泉

商民 於市良曰

之病權時宜守久長之業相政 雜致遠常泥且

貴偏則民病故先王立井田以 之使富不淫後貧

不過匱乏茲法久廢不可頓 要宜而近粗相

故擬若今制遂行富人貧貧 曰倍貧者彌增

其困屢非所以欲均之意又錢 之形成大小多品

直二大錢則未知其若若止 四銖五銖則文

昔古者鑄幣下走所識加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文亂字必起此皆取是甚深疑者也命旨兼慮國事重言及以至消盡鄙意復謂殆無此嫌民巧雖密而亦有蹤跡且用錢其銅事可尋檢直由屬國所造縱糾察不精致使立制以來發覺者寡今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與之實若申明舊科太急獲即報長法布賞不日自定矣愚者之議智者擇焉猥參訪逮敢不輸盡吏部尚書庾炳之

侍中太子左衛率蕭思之中護軍趙伯符

史中丞何丞天太常卿荀勗並同出之議中領

軍沈演之以爲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自有周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也歷代雖遠資用彌便但鑠鑄久廢兼喪亂累仍糜散漂滅何可勝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其數本少爲患尚輕今王略開廣聲教假暨金鎡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用彌曠而貨愈狹加復競竊翦鑿銷毀滋繁刑禁雖重姦避方密遂使歲月增貴貧

日處賢作肆力之氓徒勤不足以贍誠由貨貴
物賤常調未革弗思釐改爲弊轉深斯實親
教之良時通變之嘉會愚謂若以大錢當兩則
國傳難朽之實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
自絕施一令而衆美兼無興造之費莫盛於茲
矣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
便乃罷五年遷左僕射領汝陰王師常侍如故
二十八年轉尚書令領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
士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
之不能匡志太子左衛率素滿齒尚之書曰

昨遣修問承文久已聘志山田雖曰年禮宜尊
亦事難斯貴俾疎班那魏通美於前策龍臺
山衛淪慙乎曩篇規迨休告雪蔭素懷黃髮
幽之歡畢缺立之適但淑逸操偏迴野性夢帶泉

茲沖寂必沈樂忘歸然而已議陰聞者謂文人
豈明末在襄靈未方籍信能屈事康道降節殉
務舍南瀕之操淑此行來決矣望卷有積約日
無三尚之宅在南瀕寺側故書曰南瀕毛詩所

謂十以採蘋蒿澗之類也詔言有鼓勸之又與汪
真王義恭詔曰今朝賢無多且羊玄尚不得告
謝尚之在遇有殊便未宜由許邪義恭答曰尚之
清忠貞固歷事唯允華生立縣軍而體獨克壯未
相申許下情所同尚之復攝職羊即止羊玄保孟
即孟顛字立人重本曰曰安人兄祖貴盛顛不就徵
辟祖死後起家為東陽太守遂歷吳郡會稽丹陽三
郡侍中僕射太子詹事復為會稽太守卒官贈
光祿大夫子勛尚太祖第十六女南郡公主女
適彭城王義康身曰陳哀王位其弟之弟也
王待之愈隆是時復遣軍共伐資給戎旅悉以
委之元帥立進位司空領尚書令時三方興義
將佐家在都邑破悉欲誅之尚之誘說曰尚立
得免世祖即位復為尚書令領吏部遷侍中左
光祿大夫領護軍將軍尋辭護軍加特進復以
本官領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
質又義宣司馬起民臧質長史陸展兄弟並
應發義宣之亡言曰刑罰得失治亂所由聖賢留

心不可不慎也。楚民為賊，既道走之，夫可為言者及
言者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怨，亦可要之。義之實
而超民言，無此意，微足親過，知仁且為官保全
者，有議守庫藏，端坐待時，人戮及兄弟，與向始
亦無論者，復成何異。陸震言，實復灼然，復同之
臣神於事，為重巨。豫蒙顧待，自殊凡隸，苟有
懷不敢自默，超民坐者，由此得原時，欲分荆州
置鄂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以為宜在巴陵
對之，議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馮口，通接梁汝

寔為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今分取江夏武
陵、天門、竟陵、隨、五郡為一州，鎮在夏口。既有見
城浦大容，舫竟陵出道，取荆州。雖水路與去江
夏不異，諸郡至夏口，皆從流竝，為利便。相州所
領十一郡，其巴陵邊帶長江，去夏口密邇。既分
湘中，乃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屬新州。於事為允
上從其議，荆揚二州戶口半天下。江左以來，揚
州根本，委荆以閩外，至是並分。欲以前臣下之權
而荆揚並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復。但二州上不許。

陳書卷之六十六 齊書卷之六十六

明二年以爲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
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
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廷戲之曰公百何不著鹿皮
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篤尚之謂曰
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
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
太常顏延之論議往反傳於世立身簡約車服
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秉衡當朝畏遠權
柄親戚故舊一無薦舉旣以致死亦以此見稱
復以本官領中書令四年疾篤詔遣侍中沈懷
文黃門侍郎王釗問疾薨于位時年七十九追
贈司空侍中中書令如故諡曰簡穆公子偃別
有傳尚之弟悠之義興太守侍中太常與琅邪
王徽相善悠之卒徽與偃書曰吾與義興有恨
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小善矜余
不能唯賢叔耳悠之弟愉之新安太守愉之弟
昱之都官尚書悠之子顯之尚太祖第四女臨
海惠公主太宗世官至通直常侍

史臣曰江左以來樹根本於揚越任推轂於荆楚揚土自廬彘以北臨海而極大江荆部則包據湘沅跨巫山而掩鄧塞民戶境域過半於天下晉世幼主在位政歸輔臣荆揚司牧事同二陝宋室受命權不能移二州之重咸歸密戚是以義官藉西楚疆富因十載之基嫌隙既樹遂規問鼎而建郢分揚矯枉過直藩城既剖盜實人單閩外之寄於斯而盡若長君南面威刑自出至親在外事不忠疆若運經盛衰特艱主弱雖近臣懷懼止有外憚呂宗不競寔由齊楚興之源於斯尤著尚之言并合可謂識治也矣

列傳第二十六

宋書六十六



弘治四年

宋書卷二十六

宋書

分書傳

卷之十

卷之十

七

